

罗辑思维

詩

唐

最

最美唐诗

[著]

苏缨 毛晓雯

詩

美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序言

小径分岔的花园，与通向花园的所有小径

这篇文章的题目很怪，我知道。但我不打算改，它准确地表达了我对诗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诗可以延伸出通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路，包括宇宙和心灵；世界上任何一条路最后都会归于诗，哪怕这条路一开始和诗南辕北辙。下面的章节，是我在诗中走过的某几条路，我邀请你与我同行。不过请你注意，这是一次奇怪的旅行，同一条路并不一定通往同一个地方。

暗号·川端与“底”

我知道一个关于川端康成的秘密，这个秘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这是《雪国》的开场白，它的日文原文是：“国境の長いトンネルを抜けると雪国であった。夜の底が白くなった。”（“底”在日文中是“底部”的意思。）从开场白开始，川端就使用了“底”字，接着会发现，《雪国》中“底”出现的频率高到不自然的地步，而且相当多的时候并没有使用“底”字的必要。川端为什么迷恋“底”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讯息？

川端先生已离开人世三十余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底”已永远成谜，即使川端先生仍在世也未必能解开这个谜，或许先生自己也没有正确答案。有些暗号无人能解，无人知道那暗号所对应的真相，包括当事人。但正是因为没有标准答案，或者说到处都是正确答案，这些暗号才显得意味深长、引人入胜。

诗中藏匿着数量惊人的暗号，诗人都未发现，你有没有发现？读完这本书后，你能发现几个？

捕捉·傅科摆

1851年，在巴黎，法国物理学家傅科为了推翻《圣经》中所说的“大地是静止不动的”，制作了一个由67米的绳索和28千克的摆锤组成的摆。摆锤下方是巨型沙盘，用于记录摆锤的运动轨迹。如果地球一动不动，那么摆应在沙上画下唯一一条轨迹——但是，摆每

过一个周期，就会偏离原来的轨迹一点儿，两条轨迹之间相差约3毫米。这3毫米，正是地球以子弹速度不停旋转的证据。

地球自转在傅科摆出现之前就存在，在傅科摆将来灭亡之后也会继续存在，傅科摆和地球的生命比起来，可以忽略不计。但，生命短暂的傅科摆证明了地球自转永恒的存在。诗与傅科摆是同类，诗用有限之文字表现无限之空间、时间与心灵。一次哭泣，一团云烟，一枚手印，皆因诗成为永恒的存在。

科学家捕捉地球的脉搏，用傅科摆演示；诗人捕捉灵魂的颤动，用诗篇传达。傅科摆让人类了解地球，诗篇让人类了解自己。傅科摆与诗的区别在于，傅科摆会死亡。

### 魔术·犹大之窗

《犹大之窗》是美国推理小说家约翰·狄克森·卡尔最精彩的一次“不可能犯罪”：两个人进入封死的房间后，其中一人陷入了15分钟的昏迷状态。不过15分钟，罪恶——不，说是“魔术”更准确些——已发生。在这密闭的、反锁的、与世隔绝的房间里，另一人已被谋杀，但昏迷者却不是凶手。如果不是神干的，那么这房间一定有着只有凶手才看得见的犹大之窗。犹大之窗，不是一扇真的窗，而是罪犯用灵活的头脑和缜密的逻辑找出的常人的思维死角，是完成这出不可能犯罪的最佳角度。是魔术，更是艺术。

诗人时时都在制造“不可能犯罪”，带着诗般的杀意。他们在符号的海洋中寻找那朵能将读者淹没窒息的浪花，企图用一句话、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伏击读者，完成注入力量、抽去温度、剥离思考、阻截血液流动等高难度动作。他们毕生都在寻找通向自身和他人心灵的犹大之窗，进入那栖息在身体里的、上锁的房间。

### 反射·罗夏墨迹测验

罗夏墨迹测验，是一种人格测验方法。测验者向被测试者呈现各种由墨渍偶然形成的形状，让被测试者在无拘束的环境中自由联想。被测试者的联想，就是其个性的真实反映。联想的顺序及结果，即是其思想运行的轨迹。

诗如墨迹，颜色和形状是固定不变的，是创作者赋予的。但从解读开始，就已成为读者的作品，是读者与诗的化合物。一个人解读一首诗，即是在照灵魂的镜子，通过诗这一镜面反射出灵魂的颜色与

形状。你对诗的解释，就是一份灵魂诊断书。如果没有做过罗夏墨迹测验，不妨读诗看看，效果一样，且测验品美得多。

## 征服·CS

诗人和读者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友好、和谐，甚至恰恰相反，他们好比CS游戏中的反恐先锋与武装暴徒，上演着激烈的对抗。诗人是热血澎湃的反恐先锋，子弹是语言、结构、情感、思想和意象，每一发都瞄准读者的心脏，等待他们投降；读者是武装暴徒，或左右躲闪，或坐以待毙，有时被子弹打穿了胸膛，有时安然无恙。奇怪的是，被打穿胸膛的从此爱上了杀戮者，而安然无恙的，并不感激主的仁慈和攻击者的手下留情。

被诗征服，大概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失败方式。在诗的战场上，我渴望这样的失败。

走过了通向花园的所有小径，我们真的走进了小径岔岔的花园了吗？末了，以卡尔维诺的话作结：“我对于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的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希望这本书给予你丰富的感受。

毛晓雯

2009年5月

专论·唐诗的唯美主义

## 美将我们俘虏，更美将我们释放——李商隐 《锦瑟》

诗人把不同的意象叠加或并置，就如同音乐家把不同的音符组成和弦。意象派的创作方法其实就相当于编写和弦。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唐文宗开成年间考中进士，历任县尉、秘书郎、东川节度使判官等低级职务。一生都受党争影响，饱受排挤，政治上很不得志。诗与杜牧齐名，人称“小李杜”；又和温庭筠齐名，人称“温李”。

如果问唐诗当中哪首诗堪称第一，这是没有答案的，但要问哪首诗最具唯美主义色彩，最迷离恍惚、费人猜想，那就非李商隐的《锦瑟》莫属。

把“唯美主义”这个来自西方的现代标签贴在李商隐的身上，其实五十年前就有过了，只是那时候提倡现实主义和阶级斗争，所以唯美主义这一路的诗人不是接受批判，就是遭到冷落。我们现在天经地义地认为李商隐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这个观念的塑造其实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爱好历史的人往往会养成一种历史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使他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和其他人迥然不同。比如我们说起“龙的传人”，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其实也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从二十多年以前以至上古时代，人们并不这么理解问题，龙的形象也很复杂多变。李商隐也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对他的认识大不同于前人对他的认识。从晚唐到清代，李商隐从诗歌到人品，一直都是主流社会批评的对象，尽管偶尔也有人对他标榜一下，但很

快又会被时代大潮淹没。尤其到了明代，文学圈打出了“诗必盛唐”的口号，李商隐作为晚唐诗人就更没地位了。

李商隐的诗未受到主流社会的重视一直持续到清朝，到新中国又受三十多年的冷遇。我们动不动就说某某诗歌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有些确实是这样，但也有不少其实只有很短的脍炙人口的历史。

李商隐的诗歌为什么一度饱受冷落呢？原因很多：一是不合儒家正统，正人君子们觉得他的很多作品太凄凄婉婉了，太沉溺于男女之情了，不健康；二是根据以人品论诗品的传统，人们觉得李商隐人品不好，属于文人无行的那种，所以连带着鄙薄他的诗；三是李商隐的一些诗写得太前卫了，所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很难被主流社会接受。要说第三点，这首《锦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清朝末年，知识分子们有一个疯狂接受西方文化的时期，除了政治哲学和科学技术之外，西方的文学批评、美学理论也被拿过来重新阐释中国的古典文学，大家都很熟悉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是这样一部典型之作。还有一些如今名气没有那么大的，比如梁启超也有过一系列这样的文章，其中讲到李商隐，说《锦瑟》《碧城》《圣女祠》这些诗，我也看不懂讲的是什么。拆开来一句一句地让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释不出来。但我就是觉得美，读起来感觉很愉快。要知道美是多方面的，是含有神秘性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我们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大潮的人都很容易领会梁启超的这番话，但对古人来讲，这就是前卫。“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只是一些朦胧而美丽的意象堆砌在一起，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很难把握。

在进入具体的阐释之前，我们不妨先看几首现代意象派的诗歌。Thomas Ernest Hulme（托马斯·厄内斯特·休姆，1883年—1917年）是英国意象派的先驱人物，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数学系，对柏格森的哲学颇有研究，这样的学术训练似乎很难使他成为一名诗人，但他写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诗，比如这首The Sunset：

A coryphee, covetous of applause,

Loth to leave the stage,

With final diablerie, poises high her toe,

Displays scarlet lingerie of carmin' d clouds,

Amid the hostile murmurs of the stalls.

诗题是《日落》，但内容和日落毫无关系，只是写一位芭蕾舞女演员迟迟不愿走下舞台，在观众不友好的交头接耳的声音里高高踮起脚尖，露出了嫣红的内衣。能和诗题发生关联的一是这位女演员表演的结束；二是这最后的一点儿努力、一点儿留恋和一抹嫣红。诗歌只传达了这些意象，但它到底要表达什么呢？是要表达某种情绪吗？似乎有一点儿什么，却难以凿实，字里行间更不带一丁点儿的情绪。

再看他的Above the Dock:

Above the quiet dock in midnight,

Tangled in the tall mast' s corded height,

Hangs the moon. What seemed so far away,

Is but a child' balloon, forgotten after play.

这首诗的内容更加简单，不过是说半夜的甲板上，月亮被桅杆和绳索缠住了，高高地挂着。它看上去遥不可及，其实只是个被孩子玩过之后丢弃的气球。诗人不动声色，不动感情，只是平静地编织意象而已，但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如果按照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套路，给这两首诗总结中心思想，恐怕谁都会感到无能为力。

我们仔细看看这两首诗的手法，The Sunset标题里的“日落”和正文里女演员在走下舞台之前最后的努力，这两个意象构成一种比喻的关系；Above the Dock诗中月亮和气球这两个意象也构成一种比喻的关系，这叫作意象的叠印（superposition）。我们再来看看意象派最著名的一首诗，Ezr Pound（埃兹拉·庞德，1885年—1972年）的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地铁车站里，人群中幻影般闪过的几张美丽的脸孔，湿漉漉的黑树枝上的几片花瓣，这两个意象似乎构成了某种比喻关系，却很难说清，也许超越了比喻的范围，诗人只是把这两个意象并列在一起，如何解释它们的关系就是读者的事了。这种手法，叫作意象的并置（juxtaposition）。T. E. Hulme本人作过一个比喻，说诗人把不同的意象叠加或并置，就如同音乐家把不同的音符组成和弦。意象派的创作方法其实就相当于编写和弦。

再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美国诗人William Carlos Williams（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883年—1963年）的The Red Wheelbarrow：

So much depends  
upon  
a red wheel  
barrow  
glazed with rain  
water  
beside the white  
chickens.

整首诗别看分了四节，其实只是一句话，无非描绘了一辆被雨淋过的红色手推车，旁边有几只白色的小鸡。这首诗如果随随便便地拿出来，很多人肯定会说“这不就是梨花体嘛”，但这是意象派的一首经典名作，W. C. Williams之所以得享大名，主要就靠这首诗。诗里看似纯客观地描绘了一个不起眼的场景，诗人却以“S much depends upon”（这个短语很难被翻译出来）开头。像这种极端脱离大众的诗，只能在诗歌史中某个特定的时期里，由特定的人群欣赏。如果以大众的、传统的眼光，用诸如语言是否漂亮，意义是否深刻，比喻是否巧妙，还有抒情性、想象力、象征主义等标准来判断诗歌的好坏，这种诗无疑会被嘲讽为梨花体。在很多古人眼里，李商隐的《锦瑟》就属于极尽字面漂亮，带有不确定的抒情含义的



梨花体。我们如果把诗歌史和诗歌阐释史梳理一遍的话，真能生出很多抚今追昔的感叹来。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朦胧诗人们向西方学习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英美印象派成了他们最大的素材库。所以很快地，北岛和舒婷就算不上“朦胧”了，真正“朦胧”的诗渐渐浮出水面，比如顾城写了一首极受争议的诗，叫作《弧线》：

鸟儿在疾风中

迅速转向

少年去捡拾

一枚分币

葡萄藤因幻想

而延伸的触丝

海浪因退缩

而耸起的背脊

这首诗之所以饱受争议，因为无论是北岛的《回答》，还是舒婷的《致橡树》，意思都很明确，都是可以总结出中心思想的，而顾城这首《弧线》仅仅是把四种带有弧线画面的意象并置在一起，谁也不知道这首诗到底要说明什么。意义！意义在哪里呢？

20世纪80年代的人还无法接受一首没有“意义”的诗，一首总结不出中心思想的诗。现在回头看看，《回答》和《致橡树》那样的口号体新诗之所以能被写进诗歌史，主要是因为时代，以诗艺的角度来看并不出彩，而顾城的《弧线》能被写进诗歌史，却是因为诗艺。

好了，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返回头去，用现代眼光重新欣赏一下古典诗歌了。我在《人间词话讲评》里介绍过康熙朝的诗坛正宗王士禛，他写过一组《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以诗论诗，对《锦瑟》下过一句著名的评语：“一篇《锦瑟》解人难。”说明从唐朝到清朝，这么多年大家也没弄清楚《锦瑟》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

按照传统的归纳中心思想的思路，《锦瑟》确实很难解释，但像“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样或许无解的、没有意义的句子，难道不就是意象派手法中的“意象的并置”吗？难道不可以和T. E. Hulme的The Sunset、Above the Dock、顾城的《弧线》一起来理解吗？

这个想法一点儿都不前卫，因为中国古典诗歌本来就很有意象派的风格。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人们纷纷向英美意象派学习，而英美意象派却热衷于学习中国古典诗歌。和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就写过极具意象派风格的，甚至连英美意象派大师们都无法企及的句子：“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分别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六个意象并置在一起，纯粹的名词表达，没有一个形容词，没有一个动词，没有一个虚词，不带作者任何的主观情绪，现代所谓“零度诗”的最高境界也不过如此了（当然，这只是把句子孤立来看，古典诗歌和意象派最大的不同就是“带情绪”）。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或许会令梁启超前辈不快的工作：把《锦瑟》拆开来一句一句地解释。这就是说，如果遇到意象并置的地方，就把这些意象一个个地讲明白。

先看诗题，李商隐写诗，常有一些有题目的无题诗，就是把首句的前两个字当作题目，并没有特殊的意思。这首诗的首句是“锦瑟无端五十弦”，所以拈出“锦瑟”二字作为诗题很合乎李商隐的一贯作风。但是，事情也不好一概而论，我们看一下这类无题诗的例子：《为有》的首句是“为有云屏无限娇”，拈出来作为诗题的“为有”二字独立来看并不构成什么意思，和诗的内容也没有任何关系。但《锦瑟》就不同了，首句是“锦瑟无端五十弦”，就是在描写锦瑟，从这个角度看，它不应该属于无题诗，倒更像是咏物诗。

苏轼就说过《锦瑟》是一首咏物诗。宋人笔记里记载过这样一则故事：就连素来以渊博著称的黄庭坚也看不懂《锦瑟》的意思，于是去请教苏轼。苏轼说，《古今乐志》上说，锦瑟这种乐器有五十根弦，也有五十个弦柱，奏出的音乐有“适、怨、清、和”四调，这就是《锦瑟》一诗的出处。

记载这个故事的黄朝英还对苏轼的说法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庄生晓梦迷蝴蝶”，是为“适”；“望帝春心托杜鹃”，是为“怨”；“沧海月明珠有泪”，是为“清”；“蓝田日暖玉生烟”，是为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最美唐诗》熊逸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274.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